

詩

經

說

約

詩經說約卷之十五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恭訂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僻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
○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

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疏義達善從惡。所以為邪僻之謀。而視之使人甚病也。

麟按集傳用叶于封反。疏義使人人字。即經文我視我字。集傳

視其其字。即上文使王王字。○字彙用又叶以中切。音庸。易乾

初爻勿用。叶潛龍。列于天地無全功。叶萬物無全用。亦同。○古

義沮讀如組。總古翻與土俱。磨韻從用。印冬韻。印趙頤光云。當

通作窮。窮之為言困也。故爾雅以為病。廣雅以為勞也。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賦也。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具俱虛至也。言小人同而不能
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達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
有所定乎。

疏義滄滄相和訛訛相詆者。面相和而背相詆也。同而不和其
慮深矣者。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

輯錄謝氏曰。習俗如此。亦甚可哀。

大全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
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
指小人而言。

麟按集傳哀叶於希反底叶都黎反古義支韻

○我龜既歇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罔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歇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鄭箋猶圖也

嚴緝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卜筮既數龜亦歇之不復告其所

圖之吉凶言卜之不中也。謀事者雖多而不能斷，則惑於議論之不定，是以不能成就。發言滿庭而無敢決然任其責者，謂事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

麟按：黃文裕曰：發言盈庭，即所謂謀夫孔多也。誰敢執其咎，謀之所以不成也。集，傳蓋字，承下之意。如此文裕又曰：誰敢執

其咎所謂不行不邁也。謀夫孔多，發言盈庭，所謂坐謀所造也。是用不集，所謂是用不得于道也。集傳猶字承下之意，如此告猶之猶，叶于救反。集韓詩作就，叶疾救反。道叶徒候反。古義宥韻。○沈無回曰：我龜二句，是極狀謀猶煩潰之象，非真屢卜也。以起下句耳。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迺言是聽，維迺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

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云。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鄭箋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

孔疏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微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

六帖如彼築室于道謀。韓文衣食于奔走。祖此句法。盤康殺越人于貨亦同。

麟按不潰于成。謂成其室。始不得于道可見。

○國雖靡止。或醒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賦也。止。定也。醒。通明也。盬。大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醒者。烏有否者。烏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烏有謀者。烏有肅者。烏有艾者。烏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醒。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以詩者。亦傳其子之學也。與。○疏義。或醒。或否。言是非。明著可見也。○能別醒否。則不惑邪謀矣。能用哲。謀。肅。艾。則是斷以從善矣。不然。則邪謀之致敗也。必。

矣。○聖人之德。五者咸備。此則人各有其一德。○按書肅艾哲謀。聖蓋以五行為序。故與此不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艾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庶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於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其心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蓋深矣。○安成劉氏曰。

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為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乂。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德睿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通解或聖或否。語氣還重聖字。其意蓋以或有聖者。或有否者。夫豈皆否者哉。

講意靡止。即上謀夫孔多。發言盈庭。國論不定之意也。或聖或否。言雖未必其皆聖。亦未必其皆否。而衆言之中。固自有聖人之可從者矣。靡靡是飢饉薦臻。戶口虛耗之謂也。聖哲五者皆

是人之善。人之善者。其謀必善。不可就以此五者作善謀說。六帖貌恭則氣象嚴整。誓頑起懦。故肅言從。則令行人順。故人視明則知見徹。故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微也。通微則無不通。故聖。○五事之德。王如用之。則聖者可以資啟沃。哲者可以職論思。謀者可以集計議。而肅者人者可以範威儀。而備顧問矣。○如彼句。就賢人言。王不用。則善不能自存。而消沮于屏棄。斷喪於流落。如泉流之往而不返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乃淪胥以敗乎。敗謂國事也。○徐士彰曰。朝廷之謀議。闕社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有大疑。則使公卿以下稭議。故治河之

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瘡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議之者非一人，議之者非一日，而卒至啟吐蕃之叛，開西夏之釁，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國亡家之禍，孰有不始于國是之不定者乎？

麟按六帖止否。臚謀為一。叶。艾敗為一。叶。然集傳止否一。叶。臚謀一。叶。艾敗一。叶。凡三轉韻也。否集傳叶補美反。臚集傳音呼。釋文疏義大全俱火吳反。釋文又云。靡臚。韓詩作靡。臚猶無幾何。疏云。王肅讀為撫。喜吳反。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謀集傳叶莫徒反。艾讀如字。○字彙。臚。謨。杯切。音枚。胎。始。飛。撫。又。蒼。胡切。

音呼大也。巧言亂如此。憚同艾。牛蓋切。音疑。然此以又治為義。○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魯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疏義惟其惑之，而不知不漸之為害也。故詩人危之如此。上章

以其不明不決而憂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恐禍不可避也。

六帖張叔翹曰：莫知其他，固是指喪亡之禍。但詩人語氣含蓄，說者只以隱憂伏禍言之，便是。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

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

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於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

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

為相戒之端。

通解言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况我心之憂傷而能不念

昔之先人乎。見物既然人不可以不然也。

麟按此與集傳說上四句取興只是論其理下明發二句方實

言之故為另轉疏義謂二句與四句者非是○天集傳亦叶鐵
因反先人二人則俱謂父母也古義真韻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
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
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
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
戒首以為說

嚴緝今曰壹專也壹醉專務酣飲也陳氏曰富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久。蓋言不可恃天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豐城朱氏曰。齊則慤。肅聖則通明。慤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溫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敬乎。敬則天命為可保。不敬則天命為難恃。其戒深遠矣。

通解敬儀且須濶說。而歸宿於不為酒困。

麟按某傳富叶華力反。又叶夷益反。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素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
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素。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
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
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
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而句所興而言也。戒之
以不惟獨善其身。又常教其子。使為善也。
疏義庶民采之言。民皆可采也。似之使之似已也。○此章既以
其可公共之理為興。又以其可變化之理為興。

大全釋文曰。蠛蠓。即細腰蜂。○本草注曰。雖名土蜂。不就土中
為蜜。謂蠅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凡青蟲。教祝變成。已子嘗
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種音璉。祝
音呪。

麟按名物疏。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
久則肖之矣。○以章以四句。興二句。然實以兩意興兩意。○集
傳采叶以禮反。負叶蒲美反。似叶養里反。古義紙韻。

生。○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操。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鄭箋題之為言。視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

嚴緝他鳥飛則不常鳴。唯脊令且飛且鳴。口翼俱勞。無有止息。可以人而自暴自棄者乎。

通解邁與書邁。種德之邁同。當訓行征與易秉征之征同。當訓

進日行月進。正是各務努力處。

麟按。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集傳凡兩見。然在原當主行則搖。以處主飛則鳴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哉。填寡。空岸。空獄。握粟出卜。自何能殺。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背肉食。不食粟。填與瘕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行。卿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空岸獄。今則空岸空獄矣。言王不卹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

之甚

孔疏素尾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

大全埤雅曰素尾有二種青質者觜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者也○安成劉氏曰字書云犴一作犴犴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犴六帖空字字意與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可以字同麟按極粟亦點景語不必自言貧窘之甚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墮也。
輯錄謝氏曰：温温而恭者謙和之人也。惴惴而小心者畏謹之
人也。

大全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慶源輔氏
曰：温温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
今處亂世。温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
人。則如臨于谷而恐墮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
麟按：始輔氏說。則前篇末章之不敢暴虎馵四。亦謂它人戰戰

兢兢三句。則自謂也。疑是一人之作。○上言災起無妄而謀之於神。則畏途局脊亦云甚矣。然末章卒求朏法于恭人。小心。故知巧於趨避。君子亦終置勿道也。○敬慎尤立身之本。在謹儀教子之上。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鶯，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鶯鳥。斯，語詞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鶯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鶯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弁常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毛傳：鶯，卑居卑居，雅鳥也。

釋文：卑，本亦作鴉，同音匹。又必移反。

孔疏：鶯，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此鳥名鶯而云斯者，語

辭猶慕彼蕭斯。苑彼柳斯。

疏義物得自如。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大全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然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通解。民莫不穀。謂其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于罹。謂獨得罪于

父而愛也。

麟按言羣飛安閒則無一傷之不安矣。民莫不殺而我獨于惟是生人之類有不齊也。此反興之義。○集傳疏義大全後四句俱無音叶。然六帖通章作一韻。則魯詩世學何絃音奚解亦同也。但始巧言末章例則謂通章一韻者當以斯提。惟伊之為叶韻在兩何字之上。此先儒所未發。

○淑淑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興也。淑淑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愁思擣春也。不脫衣冠而

寐曰假寐。疾猶疾也。○淑淑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怒烏如擣矣。精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疏義平易之路。一或塞之。則生草。憂傷之事。一或念之。則痛心。是皆先事而致慮之之意。且以一廢一舉相對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怒烏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疾首。頭痛也。○慶源輔氏曰。維憂用老。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之以疾首。頭痛。此臣

恐疾如疾首則其病甚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怒鳥如搏，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疾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麟按集傳：草叶以苟反，搏叶丁口反，老叶魯口反，皆以就首字也。古義有韻。

○維素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興也。素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謂素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

氣末屬也。離。兼也。衷心腹也。辰猶時也。○言。父母所植。尚
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
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
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孔疏。父之所樹。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人體皆
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
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
之氣。歷母而生也。○此太子為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
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

疏義以情愛輕重相對而為興

麟按集傳母叶滿彼及在叶此里反我辰安在魯詩世學作我辰曷以必附會也古義紕韻

○菟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菟茂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淮溪貌淠淠衆也屆至也遑暇也○菟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淮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於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鄭箋○抑○木○茂○盛○則○多○蟪○淵○溪○而○勃○生○萑○葦○言○大○者○之○勃○無○所○不○容○

嚴緝○言○物○皆○有○所○依○也○

疏○義○物○類○相○容○則○有○可○止○息○之○處○我○不○見○容○則○如○人○所○不○用○之○舟○而○無○可○止○息○之○處○矣○此○以○人○不○如○物○而○起○興○

六帖○四○五○章○興○意○之○下○又○以○譬○喻○為○正○意○此○另○是○一○體○

麟○按○此○與○下○二○章○皆○以○四○句○反○興○二○句○七○八○句○另○轉○觀○集○傳○各○用○是○以○字○可○見○局○大○全○叶○居○氣○反○魯○詩○世○學○叶○居○偽○切○古○義○真○韻○

○廉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雉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
何也○廉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雉亦知求其妃匹今我
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孔疏高宗彤日雉升鼎耳而雉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雉鳴而句
其頸故字從佳句此雉言雉廉不言牝廉言足遲為得之之勢
獸走故以送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
疏義物相顧念則有可生全之理我既不見顧念則如生意可

不及之木而無可生全之理矣。亦以人不如物而起興。六帖壞木無枝。即穀仲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棄於親。無復生人之樂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友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恐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墮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友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說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呂記王氏曰。兔見追逐而投人。人宜利而乳之也。乃武先之使
得辟。趙劉氏曰。兔為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
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兔之比。
嚴緝行路之危人。初非視識。乃武瑾埋之。使免暴露。

既義以不忍之心。與恐心。又以待至親。不如待疎賤。起興也。

麟按。以上諸章注中。父母失愛。信說棄逐。余皆標出之者。見其
主意所在也。然其實以蘊含不甚說出。為佳。不然詩可以怨。非
其指矣。且信說字在下章。尤不可露。集傳先叶蘇晉反。

○君子信說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柶矣。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賦而興也。醕報惠愛舒緩。究察也。倚倚也。以物倚其巔也。地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說是聽如受醕。爵得即飲之。會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安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孔疏。酬酢皆作酬。此作醕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莫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喻得說即

受而行之。知是旅酬。非奠酬也。伐木而言倚。是畏木倒而倚之。明倚其巔矣。倚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抱。明隨其理抱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佗。加此佗。謂佗人也。言含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疏義凡處細微之事者。必有理。而反以非理罪我乎。此以待人。不如處物起興。

六帖。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醕爵。則來而必受。往而不返。君子于讒言。若能舒緩。究察。還以相質。則其奸立見。故曰人。

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今乃受而不舍。如石投水。泛焉不疑。如土委地。莫然無間。全無阻却。推委核實。考驗之意。故曰如或疇之。四句一順。說不舒。究正足上二句意。伐木以物倚其顛。恐傷其本根也。析薪隨其理。欲其迎刃而解也。麟按集傳。疇叶市救反。椅叶居何反。地叶俱叶。湯河反。古義疇究宥韻。椅地佗歌韻。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

賦○比○山○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

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譏謔也。王於是卒以褒如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逆我。梁母發我笥，我躬不閱，違恤我後。蓋比詞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謹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嚴緝莫高莫深，言無有高深於此者，謂極高極深也。極高者豈非山乎？極深者豈非泉乎？然山雖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而人

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之地。而人不得聞之也。王不可輕易自
由。以言恐屬耳垣。墻者將窺伺意。竊而為說也。我已被說見。遂
不可解矣。但慮說人不已。將敗我家國事。故謂外人無遊我梁
無發我筭。猶顧念家國之事。而不能忘也。既而自歎。我身尚不
容何暇惜後事乎。

大全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邪。朱子曰。此只是賦。
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
聞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空曰
之。遂雖主於褒。似伯服之說。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

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說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遯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六帖此詩作於信讒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作戒勉之說。正見他委婉處。周宗既滅。未然作已然語。臣之於君。為危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已。然作未然語。子之於親。為微言以諷之也。文之變幻如此。可謂極才人之致矣。由言未便是廢。后廢子之言。只意有所左右便是。

麟按集傳或陟其巔。或入其庭。當在耳屬於垣處。補出大意言。

莫○高○匪○山○則○室○無○人○得○陟○可○易○其○言○矣○莫○浚○匪○泉○則○室○無○人○得○入○可○易○其○言○矣○然○君○子○無○易○由○言○言○則○或○陟○或○入○皆○得○屬○耳○而○聽○之○無○所○掩○也○如○此○方○覺○四○句○一○串○從○來○作○兩○段○出○落○者○非○是○
○垣○字○即○貼○山○泉○無○妨○蓋○以○于○六○義○既○屬○賦○與○謂○山○蓋○卑○一○例○字○有○假○借○而○實○為○正○說○也○末○為○決○絕○亦○是○望○之○之○極○處○非○是○
○愬○也○與○谷○風○語○意○悉○同○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說○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然也○序以為太子

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
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
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鬪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
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
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
矣五十而慕

大全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嘗攷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興。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詩。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訟而推之耳。又曰。弁之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怙然無情也。怨然無情者。視

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宜曰中人之資。聖人亦姑恥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夫傷於說。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感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也。以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麟按集傳前後以且辜憮為一韻五六以威罪為一韻。威叶紆。

冒反。去殺字彙。又音畏。古文尚書注。古威畏同。天威。棊忱。今作畏。禮記引書德威惟威。注亦云。讀者亦依尚書作畏。○古義且幸。撫虞韻。威罪。賄韻。七八同。三四。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

而約之則亂庶幾過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說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說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凌亂成。

麟按：僭始之僭，惟呂記魯詩世學通解本作譖，餘俱作僭。然大全僭側蔭反，則亦讀如譖也。字彙又側禁反，音譖，與譖同。但其字為僭，作僭與僭俱非。

○君子屢盟，就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印。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
說人也。餒，進，叩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
是用長矣。君子不能聖說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說言
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說人不
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
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大。全。聖。音。即。韻。注。曰。疾。也。

麟按此章盟與長叶盜與暴叶甘與餒叶共與叩叶八句凡四
轉韻盟叶謨即反長本上聲叶直良反也盜言孔甘二句注難

與上四句作三平說。然仍四句一截解。則此二句自帶下文為
一。串語氣。須有斟酌。○有疑則盟。屢盟字。當與信字對。又注云
不能已。亂承亂。庶幾已也。作與賢者屢盟為長。○以讒為盜。疾
之甚也。長暴餒各始。上字義。映帶佳。止共止字。盡心竭力之意。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濯濯兔兔。遇犬獲之。

興而此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濯濯跳疾貌。兔兔
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
有心。則予忖而忖度之。而又以濯濯兔兔。遇犬獲之比。鳥反虞。

興此以見說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鄭箋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說人之心。故列道之耳。獻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孔疏說人為說。自謂深密。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說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矍矍然。者。詭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為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

閔宮曰新廟奕奕。奕斯所作。彼奕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彼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麟按此章箋。深四事說。最妙。雖主在說人。而語只平敘。大段六義。亦是後人看出名目。不必古人以先興後比。硬為一體。拘拘也。但它人句在上。而躍躍句在下。則理無始。應故判前為興。而判後為比耳。今或不能遽信此說。亦當於詩人為永。另進一解。

若窓繩繡紙了無出路。即讀書一事且沒交涉。○集傳獲叶黃郭反古義藥韵。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

人之謂與

既義柔木皆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說信不同。則未必皆可用也。故以其心辨之。此用處置事理不同為與。輯錄解頤曰。詳審而不暴。質實而無偽。善言也。阿徇以為容。違迎以為悅。巧言也。

增釋吳師道曰。蛇蛇安舒。正對頽厚而言。巧言者自欺之心。達於面。終有不可得而掩者。其頽豈得不厚乎。上章第五句六句。以見能得說人之情。此章第三句四句至末三句。又以深見說人之狀言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儉巧之言。悅可人聽。如笙簧然。

麟按。孔。說。巧。為。言。語。結。構。虛。辭。遠。相。符。合。如。笙。中。之。簧。般。相。應。和。亦。通。○集。傳。樹。叶。上。主。反。口。叶。孔。五。反。厚。叶。胡。五。反。吾。吳。中。方。言。數。或。讀。如。泰。是。與。樹。叶。也。又。古。義。樹。數。磨。韻。口。厚。有。韻。則。亦。不。必。有。孔。五。胡。五。之。叶。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尫。爾勇伊何。為猶得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何人。斥說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疥瘍為

微腫足為癘。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溼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聞。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癘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說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後眾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釋文藥本又作渚。疥戶諫反。脚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

孔疏言此人脚脛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腫之疾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故箋亦云居下濕之地。生微腫之疾。疏義為惡者。弱黨惡者。實是亦無足畏也。鄙而賤之之辭。

大金度源輔氏曰東萊以為非特賤之且言其本易驅除特王
不悟耳者是也

六帖以章玩朱傳居河之滿三句是一意既微且虺三句是一
意未句總承二意言之然凡詩體皆以二句為節如此章亦只
宜臺臺說去以見義不容割裂破碎以就其說也傳注中亦多
錯經解義讀者自當融會大旨不宜固滯

麟按此章亦以通章為一節疏義大全階叶居溪反幾叶居希
反是也伊幾叶亦在兩何字之上六帖此與小弁首章俱以兩
何字叶者非是此章以二句一節讀則四段俱是鄙之之辭

注中雖無拳勇之雖字。及是必有助等。非語氣也。然河湟微虜。特為形容。以見賤惡。亦非實事。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譁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

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攷，未敢信其必然耳。

孔疏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簡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以示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也。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為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

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為王臣蘇公亦為卿士矣

麟按集傳銀叶居銀反

可○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後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大全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

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為此禍。今乃遊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譖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所以不見於人者。以於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講意末二句。只承不入唁我。不必兼譖已說。

○彼何人斯。胡遊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大全廬陵李氏曰堂塗者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雷也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真韻○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亦

是此陳字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攪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苦飄風然自北
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
已

麟按集傳風叶孚陪反與烝氏穆如清風同南叶尼心反與燕
燕遠送於南同古義侵韻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違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賦也安徐違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
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詰是也○言爾平持徐行猶不暇息而况
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
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講意首四句只要出非急行三字末二句來字指遊梁之時說
麟按舍集傳叶商屠反字彙一音舒古義魚韵注引盱衡而詰
詰告也通作盱衡而語誤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祗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

麟按。易集傳叶以支反。字彙一音怡。易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與此叶同。我祇二字。與祇攪祇字同音支。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賁。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

如繩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
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
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壎而
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
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荀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毛傳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釋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孔疏土曰壎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壎古今字異耳
注云壎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釋樂云大壎謂之鼗音呼孫爽曰

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墳燒土為之，大如搗子，小者如雞子。釋
樂文云：大箎謂之沂，李巡曰：大箎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箎以竹
為之，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小師注：鄰司農云：箎七孔，蓋不數
其上出者，故七也。○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
雞，以詛射穎考叔者，緘即豕也。然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
豕、犬、雞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紀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
盟詛之法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
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
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

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遂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詛之所用一牲而已，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攷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為卒，出一緘，詛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緘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

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以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聩與伯姬與緞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殺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緞。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麟按輯錄周禮疏。盟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此一說。○陳祥道曰。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于盟。大事必盟而或詛。詛以詛過往而或為將來。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神明。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固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醜。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醜。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

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釋文域一名射工。

孔疏洪範五行傳云域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云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舍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大全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以篇
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
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
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
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也。悔
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
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配詆固拒。唯恕其復合
也。

六帖。小弁之怨。深也。而深言之。所謂。兄彎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處父子之道也。何人斯之怨。深也。而淺言之。所謂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兵而道之。處朋友之道也。

說通按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譏失國。當在桓平之際矣。通詩只末章以極反側一言盡之矣。計暴公之為人。不過是反側二字。蘇公一篇之旨。不過極之一字。但其詞氣微婉。末章始發之。其實章章皆是此意。或以某章為疑。某章為諷。某章為責。失詩意矣。章中胡遊我梁等語。俱托言伊誰云從二人同行。皆婉詞。非實事。

也○通○詩○只○言○其○不○見○而○不○言○其○諧○即○六○章○言○詛○爾○斯○而○不○
指○斯○之○何○事○未○章○言○其○反○側○而○亦○不○正○言○其○諧○之○反○側○使○
之○聞○言○而○愧○不○明○言○甚○於○言○矣○安○行○章○彼○未○嘗○托○無○暇○而○
窮○其○非○不○暇○爾○還○章○知○彼○必○不○來○而○願○望○其○來○皆○設○為○依○
違○之○詞○使○小○人○不○得○轉○動○再○伯○氏○章○後○提○平○素○相○與○以○窮○
之○壞○筮○以○謀○國○言○此○便○是○如○貫○處○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
之○事○必○有○所○為○而○非○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請○詛○之○斯○即○
指○此○事○也○未○章○始○直○指○而○言○之○通○前○七○章○所○謂○極○也○

姜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邊說而被官刑為巷伯者。作此詩言同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此詭人者。囚人之小過而歸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嚴緝曹氏曰：萋如卉木萋止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辭按：埤雅：錦文如貝孔，疏：錦而連貝，知為貝之文也。注似從孔氏。貝大者或至一尺六七寸，九真交趾以為杯槃，故可與小文為對。水中介蟲，介言甲也。

○多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此也。哆，後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造主也。誰造與謀言其謀之闕也。

釋文：哆，說文云：張口也。

蘇傳：哆，侈皆張也。

嚴緝：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大全安成劉氏曰：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

麟按：謀集傳叶謨，悲反。魯詩：世學莫皮切。

○緝緝翩翩，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

翻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輯錄解頴曰：緝緝者如麻之績。繼續而不已也。翩翩者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也。

麟按：信集傳叶斯人反。魯詩世學音新。古義真韵。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捷捷。便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

說通舊說慎爾言也二句以令終之道教之豈不爾受二句以術中之禍懼之無此意是深惡而幸其見及之詞猶今人曰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女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

大金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同反古義好草皓韵天人真韵

○彼譖人者、誰造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造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詭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反止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孔疏、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于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于昊天。自制其罪、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

輯錄界付與也。說文豺狼屬狗。般使制其罪之制。斲也。正也。

大金東萊呂氏曰。好賢如緇衣二句。記緇衣文。

麟按豺虎有北等。亦以兩句一連說。方有次第。孔疏一段。最是下四句。語氣不必側重。有吳。○集傳前四句。以者謀虎為韻者。叶掌與反。謀叶滿補反也。五六句。以食北為韻。北讀如迫也。七八句。以受吳為韻。吳叶許候反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官而為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

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

以說廢者。

疏義。楊者近水之木。宜下濕。故楊園為下地。加者出其上也。畝田之壟也。丘如田壟。故曰畝丘。卑可升高。有下可益上之意。故以為興。

六帖。徐士彰曰。巷伯既以被刑。則其身無足為者。故作詩以告君子。庶幾有裨於人耳。

麟按。從楊園升畝丘。其道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故曰猗予作

詩裨益則其意尚伏于言外以賓主語互足也故聽又是另轉
意興亦在四句截○作為此詩從我說教而聽之從彼說故六
句不可作一貫○丘集傳叶法奇反字彙又叶牽奚切○賦送子
涉淇至于頓丘○易兌四爻淇有丘匪夷所思同古義支韻

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
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
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
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

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說，則疎遠者可
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
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麟按：遭說被宮故曰賤者，非必為內侍被說。晦翁本不甚
信。後說末章注又曰：譖始微者而將及大臣，此偶沿古解
而不覺騎牆者，也不可。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
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

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毛傳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疏義風雨相須所以興維予與女也

通解末二句在興外

六帖維風及雨言風發而雨繼之

麟按集傳子叶演女反古義語韵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興也頽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鄭箋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嚴緝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姦郭璞云姦暴風從下上

也頽暴風從上下也。

疏義焚輪旋轉之貌。

講意有風便有頽亦見周旋不舍之意興意亦到四句止。

麟按集傳懷叶胡隈反古義灰韻。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茂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此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惟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

然猶無不茂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

小怨乎或曰興也

麟按首二句始大德中二句始小怨然忘字思字至末二句始出則另就彼說故屬比不屬興也或說非是○集傳萎叶於回反怨叶韻未詳然六帖以菟萎怨為韻則魯詩世學怨叶於隈切者亦或有據也但字彙無攷○古義亦叶灰韻從魯詩世學○古義又云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木大或一枝枯故曰萎也妙要亦本孔氏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人氏勞苦，孝子不得終
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此父母生
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
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麟按：興必有始，應然後作轉。此無始，應即轉。故另轉同而興。此
異也。若此詩將注中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終身而今乃不
得其養等意，再衍二句于中間，即謂之興而不謂之比矣。故曰
興比皆是後人看出。作者全不自定名目。且集傳必補父母生
我以為美材云云者，亦是要詩理明白其實說者始樣補入。則

為改此為興矣。大段看書作文，各有門頭，不可橫執。故聞膠柱調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此也。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痺病也。

嚴緝蔚，馬薪蒿也。蒿之尤麤大者也。○郭璞曰：無子者故曰牡。○詩人此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章。此舉蔚以言蒿之麤大耳。

○緝之聲矣。維憂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以矣。無父何怙，無母

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餅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餅資於罍而罍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孔疏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蘇傳餅小而罍大使餅至于罄者盡之恥也。

嚴緝鮮民單獨之民謂無父母也。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

恃出則銜憂抱終天之恨入則靡至無所歸投故生不如死
既義併以泄之。彙以蓄之。二者交相賴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以併比父母以彙比子但恥其相資之義而
不恥義於併彙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
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併喻周以彙喻晉亦不恥小
大之義也。

通解重子為父母所資上。

麟按集傳以叶舉里反與恥為韻也然麟意即以矣叶耻似直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育、養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真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呂記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

通解此章極言父母之恩如此。以發上文劬勞勞瘁之意。鞠字對生字。本其孕我之時而言。故嚴氏曰：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而壘山謝氏亦曰：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此可想也。及觀孔疏曰：

父兮本沈氣以生我。母兮以懷妊以養我。則又明白而無疑矣。拊拊循也。說義曰。史記拊循。其氏劉執中曰。恐其驚也。則拊之。是也。鞠畜雖同訓。而意却不同。畜謂乳哺之也。長者謝氏曰。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是也。育覆育也。孔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而煦嫗之。覆近而愛育也。禮記所云。煦嫗覆育。皆是也。顧旋視也。孔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謝氏曰。父母行而見不隨。則四顧之是也。復反覆也。嚴氏曰。謂顧之又顧。反覆不能離舍是也。腹懷抱也。謂父母於子。不能一時離舍。或出或入。無往而不懷抱之也。

古義。鞠。膏。育。復。腹。屋。韻。德。極。職。勸。○之。德。指。上。六。句。鄭。云。之。猶。是。也。莊。子。之。人。也。之。德。也。字。法。同。

麟。按。注。欲。報。之。以。德。又。小。異。然。如。古。義。則。德。屬。父。母。如。注。則。德。屬。子。似。古。義。較。勝。泰。之。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

鄭箋。民莫不穀。言民皆得養其父母。

既義山高大。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當與之皆善也。而獨遭

此害何哉。以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亦反其意以為興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殷。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疏義此與上章重自哀痛以中不得終養之意。

講義不得終養上文已明言之。此特歎其不如人耳。非至此方

言其不得終養也。

麟按集傳弗叶分奉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

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大全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平詔司馬昭為監軍攻吳。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祿耶。遂斬之。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悲啼。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奕慕魏為晉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廢源輔氏曰。先生載王裒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然後為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

不善讀耳。○永嘉陳氏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三山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歎咏者，如陟岵、鵲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讀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鵲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歲

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固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慕義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有饑。簋。飧。有棘。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興也。饑。滿。簋。貌。飧。熟食也。棘。曲。貌。棘。七。以棘為七。所以載鼎肉。

而升之於俎也。砥礪后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瞻反顧也。潛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饒蓋殮則有楛棘也。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嚴緝牋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杜元凱云：在齊南平陵縣西南。

麟按有饒四句亦反興。以不平興平，不直興直也。無深意禮。盛黍稷殮，食者曹氏曰：人旦則食飯，夕則食殮，蓋以水洗飯。

是也。雜記：吉祭及賓客之也。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湏以也。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胖音判，謂牲之半體也。長三尺。○典禮亦只出得周道二字。下四句俱承周道言之也。儻訓滿，則不平。棘訓曲，則不直。今周道既平且直，未改其初，而盛衰頓異，是以悲也。○特牲：右人於鼎北也。肉左人於鼎西，載諸俎。○禮書：七之別有四，有黍稷之也，有牲體之也，有疏也，有喪也。三七以棘，喪也。以素，雜記曰：杞以素，長三尺。喪也。或曰：五尺。三禮圖又云：七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以據注牲體之也。又禮書云：詩于角弓，兕觥皆言其

○解于天畢與也。皆言有揀則七之制非槌然也。蓋按圖長而下斜潤如俗馬蹄刀然。○疏義。造周之道既平且直。乃人所共履共視者。曰君子小人。互文見義耳。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能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戚。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能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疢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

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麟按此章指言所可憫惜之事。上四句見傷於財。下四句見困於役。然是兩截。不是兩對。葛屨履霜。足其空。意心憂而病。承公子也。朽。大全曹氏曰。梭也。釋文說文云。威。緯。冠。袖。詩。緝。董氏曰。卷。織。者。集傳。東。叶。都。郎。反。空。叶。枯。郎。反。與。霜。行。為。韻。也。來。叶。六。直。反。疾。叶。訖。力。反。則。與。采。薇。杖。杜。一。例。

○有冽沈泉。無浸獲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與也。冽。寒意也。冽出曰沈泉。獲。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

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孔疏釋水云：沈泉穴出，穴出側出也。李延曰：水泉從側出，名曰沈。穫讀如穫稻之穫。薪當析之，即云刈者，蓋木之細者，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

疏義以愛物之心，與愛人之心。○此章則承上章之意，又舉所可憫惜之人，而致顧望之詞也。

六帖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

言息。

麟按上下各四句一正一反之詞。此又與一體。○集傳載亦叶
節力反。與不輸爾載同也。古義薪人真韵載息職韵。

○東人之子、織勞不來、西人之子、祭祭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之人也。
祭祭、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卑
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
羣小得志也。

孔疏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邦非在朝之人也

呂記王氏曰私人之子試于百僚則是絕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寔賤者用事而貴也。

嚴緝私家賤人之子亦皆試用而為官僚。

薛錄解頤曰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

麟按此章亦上下各四句為一截。上對說下就西人申說也。舊作上是賦役不均。下是羣小得志亦通。○集傳來。叶六直反。服。叶蒲北反。為一韻。裘。叶渠之反。試。叶申之反。為一韻。字彙。服。又。

叶蒲北反。音勃。寤寐思服。之子無服。采采衣服。侯于周服。俱同。
裘又叶渠之反。音奇。錦衣狐裘同。試又叶申之反。音詩。古義來
服。職韵。裘試支韵。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豉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韜韜長貌。璫璫也。漢天河也。豉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
星豉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
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饋

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藻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豐城朱氏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佩之鞞鞞而不以為長。

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其意氣驕溢類如此然則貧
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愬哉亦惟愬之於天而已藻之有光其
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
詞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麟按周禮酒正辨曰飲之物三曰漿疏此漿亦是酒類漿人掌
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則是漿薄于酒也故豈
城朱氏亦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又青青子佩不言佩色也則
此篇謂長亦當指其為組綬者此詩自不以為長而上言
困已盡天藻以下皆無聊然望寄託之詞古義璣通作瑞鄭

言無益也
卷十五
李
云以瑞玉為佩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昞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揀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昞。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啟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孔疏車兩較之內謂之箱。走車內容物之處。故開也。言開漢日之明。故謂明星為啟明。康續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為長康。○又東方有啟道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啟續乎。又有揀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後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之用乎。

歐義雖有啟明長康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

嚴緝李曰。啟明即是太白也。長康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後世多用之。亦以長康為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康星。

疏義畢長柄小網也畢八星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張其口如畢網也

麟按集傳啟明長庚皆金星者猶云皆謂金星也蓋金星止一無兩星耳據孔疏則啟明長庚并不必實是金星之名今據兩頭言之正似形容之詞今吳俗謂長庚為黃昏星啟明為曉星有曉星時無黃昏星有黃昏星時無曉星理為一星尤無疑但二句實非一時竝有偶然對待言之也載施之行只承天畢孔疏理會亦妙○報章毛傳曰反報成章然按上章注報我即當從注也○或只云報答我仰望之意○注兼言金水二星者以彼

形此之詞。下已云獨以金星為言矣。勿疑。○康集傳叶古郎反。吾吳中方言固然。古叶七陽八庚亦本轉用。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戴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翁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凡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柯乃亦若助西。

人而見困。甚然之詞也。

麟按北斗集傳雖有兩說。然詩既明言維北。與南為對。不必判是南斗也。南斗六星。在二十八宿之內。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晉書云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箕四星。二為彗。二為舌。已見前卷伯註。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亦遵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

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孔疏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
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蘇傳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也皆無所歸
怨之辭也其實以為非其罪也

呂記王氏曰先祖匪人乎亦人爾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遇亂世
疏義四月維夏時暑方來而必以六月而去先祖忍予遭禍則
禍之來也何時始去乎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
先祖忍以禍害人也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起興

麟按予集傳亦叶演女反古義語韵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矣其遼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矣何遼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遼歸乎哉

鄭箋具猶皆也

孔疏亂離瘼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

呂記東萊曰秋日冬日猶言秋時冬時也

疏義肅殺用威則何物可免亂離為害則何處可安草木之病者皆然人民見病者隨地而然也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察同

故以起興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

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

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

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

疏義曰、寒則風疾、其氣相似也。民穀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

但亂則俱害矣。而云然者、自傷之甚爾。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

憾同故以起興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廣為殘賊，莫知其尤。○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呂記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

嚴緝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

疏義物之美者，能全其美，可見也。人之善者，乃變而惡，不可知也。物性有常，人性無常，以人不如物起興也。

麟按如上說以不變炤變可知炤不可知而意雙關然變為意較重莫知者歎辭也則誰之過昆湖云暗指王言○集傳尤叶于其反古義支韵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易云餘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疏義泉水之濁有時或清而禍亂之遭無時可已也此亦以二者相反對而為興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已絡之也。瘳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瘳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講意江漢為南國之紀。是南國且右乎江漢矣。若謂江漢有南國則反了。不可依。

麟按識有疏義云。猶顧念也。然愚意只是記憶之意。○集傳有亦叶羽已反古義紙韵。○據疏義則此詩惟第二章正興一章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俱反興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魴。潛遊于淵。

賦也。鵠，鵬也。鵠亦鵠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鯨鮪，大魚也。○鵠鳥則能翰飛戾天，鯨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釋文：鵠字或作鵠。

孔疏：說文云：鵬也。從教而為，鵠字異於鵠也。鵬之大者，又名鵠。孟康：漢書音義曰：鵠，大鵬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托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為賦也。

麟按觀輔注則六義非有一定之目。皆是後人看出。尤信。

○山有蒺藜。隄有杞。棧。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與也。杞。枸櫞也。棧。赤棟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山則有蒺藜。隄則有杞。棧。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說義。此則託物為無義之興。○棟。音色。中為車輞之中。去聲。輯。錄。輞。車之牙。即輶也。考工記注。輶。牙也。以為輪之周。杞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惟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通解。患害之逢。無地可逃。但能發摅哀痛之情於歌詞之間。而

已

麟按集傳表亦叶於希反。古義支節。禮書考工記言凡揉牙則牙操木為之矣。六分其輪崇其一以為之牙。圓則牙圓。尺一寸矣。牙亦謂之固。亦謂之渠。亦謂之輮。行澤者反輮。行山者反輮。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經說約卷十五終